

Timekeepers

时光轮回

撰文 - Silvia Bombardini 编辑 - 冯婧怡 翻译 - 周子岚

“你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就是你今后的生活。它会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绝无新意，你生活中的每种痛苦、欢乐、思想、叹息，以及一切大大小小、无可言说的事情皆会在你身上重现，会以同样的顺序降临，同样会出现此刻树林丛中的蜘蛛和月光，同样会出现在这样的时刻和我这样的恶魔。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停地转动，你在沙漏中，只不过是一粒尘土罢了！”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用这些术语阐述了他对永恒轮回，也就是存在之为存在者的理解，并把我们自己比作轮回轨道上闪闪发光的尘埃颗粒。但是，我们不需要完全信奉这样的先决论，即人类像西西弗斯一样，通过被束缚在永无止境地重复他们的生活来承认时间在不停向前的同时也在自我旋转。夏天每年都会回来，每一天都会回到中午时刻，服装也是如此。时尚是守时的，就像钟表一样，它试图记录时间的流逝，试图在其有限的排列范围内保持时间的无限。但一枚日晷的影子也只能延伸到有限的长度。在 1930 年的《服装心理学》一书中，约翰·弗莱格尔 (John Flügel) 认为，服装“注定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插曲”，毕竟当我们的种族与赤裸的身体相协调时，服装便失去了意义。但在那之前，只要我们能想象到服装的持续存在性，任何一种再新鲜的风格都会有重新回归的一天，并在这循环的轨道里不停重复。



1. Burberry 2018春夏“Time”系列 / 3. Marc Jacobs 2018春夏系列 / 2. Prabal Gurung 2018秋冬系列发箍回潮 / 4. Juicy Couture 运动套装回潮 / 5. Tom Ford 2018春夏系列 / 6. Y Project 2018春夏的长靴让人想起2000年时流行的雪地靴 / 7. Versace 2018春夏系列致敬Gianni Versace / Versace2

OUR GRANDCHILDREN WILL THINK OF US



1925年埃塞尔·海斯 (Ethel Hays) 的讽刺漫画预言了朋克文化。

这是一种违背时尚本身性质的命运。1894年，托斯丹·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将新奇性做为人对于服装的第二项原则排在炫耀型消费之后，即不穿过时的服装，且着装更替频率快——“在最发达的群体中，这样的原则体现为没有什么外衣是应该被穿第二次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凡勃伦明白在他的时代，资产阶级中反复无常的风格更替是“一种激进的浪费性支出”，从而来达到炫耀财富的目的。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时尚的寿命缩短了。十年后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 以一种类似但是不完全一样的方式阐述了快速更替的时尚是阶级斗争的残留物。他指出：“一旦下层阶级开始模仿他们的风格，就会越过阶层的界限。但上层阶级会抛弃这种风格开始追求新的风格，而这又会将它们与大众区分开来”。只是凡勃伦和齐美尔的言论目前还没看到什么成果。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市场营销学教授保罗·尼斯托姆 (Paul Nystrom) 在《时尚经济学》一书中将此现象命名为“徒劳哲学”，以此来定义在新工业时代，

从那时起，我们的历史上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有一件事尤其特别。克鲁伯提到了数字时代的沉淀——互联网使得“任何人都能分分钟看到最新的设计图”。律师苏珊·斯卡菲迪 (Susan Scafidi) 对《BoF》说道：“快时尚零售商甚至可以在正品还没开始生产之前就能做出仿制品”。有影响力的人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在大众面前采用一种新的风格了，因为齐美尔的循环理论开始逆时针运作。但我们也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互联网负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年代，当面对未来的乐观心态不断地经受考验时，旧时代就显得更加的简单明朗，或许它一直都是，又或许从来都不是。但万维网现在作为一个开源的档案馆，它的的确确促进了我们这一代普遍的怀旧情愫。消逝的时尚又匆匆出现，

当大量的新财富被累积起来的时候，这种循环消费的习惯就会用来缓解郊区生活的疲惫和无聊，以及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单调乏味，而不是单纯的跟西西弗斯每日的任务相提并论。消费这一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消费者的终极目标。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在1940年代曾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产物，而是“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在利伯维尔场经济的旋风中，时尚的风格来了又去，忽明忽暗且飘忽不定。

让我们回到时尚风格如何以及何时回归的问题上。1919年，文化人类学家阿弗烈·克鲁伯 (Alfred L. Kroeber) 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他曾仔细研究过诸如《Le Petit Courrier des Dames》和《时尚芭莎》等时尚杂志的期刊，然后只有一个字母“a”可以将他带回到1844年。他曾在每一年煞费苦心地给图标排序来测量女性晚礼服的平均尺寸，从而希望了解到时尚的波动，因为他总结说，“超个体原则”是比较可靠的。事实上，他写道：“大

来使我们慰藉和平静。Versace、Marc Jacobs、Tom Ford等最新的时装秀中，上世纪80年代的潮流像潮水一样回归。又比如上世纪90年代，Logomania常见于Fendi和Louis Vuitton。千禧年后是一个见证詹姆斯·拉弗尔理论的年代，一些我们认为可笑的风格开始变为潮流进行回归，比如Y/Project大秀上的过膝雪地靴，Prabal Gurung力推的发箍将兴起90年代的发饰风潮，以及Juicy Couture的运动套装，这类的曾经不被认为是时尚的风格如今却被搬上了T台。克里斯托弗·贝利 (Christopher Bailey) 将他为巴宝莉 (Burberry) 设计的告别系列命名为“Time”，正如该品牌的网站上所说的，意在反映过去，庆祝现在及展望未来。

多数着装的变化都是缓慢的，就好比一个巨大钟摆的摆动遵循其均匀的规律性”。在他的隐喻中存在一种能跟尼采产生共鸣的决定论，即曾经过时的东西会再一次流行起来。齐美尔已经注意到了任何一种风格都存在其辩证的兴衰——从拒绝，到接受，再到放弃。后来，英国艺术历史学家詹姆斯·拉弗尔 (James Laver) 为人们这种变化的态度画出一个时间表：他认为，十年会让一个最初不被大众认可的风格变得时尚起来，然而十年后会被认为是丑陋的，但再过七十年又会开始变的迷人。拉弗尔的这个说法迄今为止已经八十余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不同阶段的时间间隔，如果没有被过高地估算，则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缩小。“如果有一天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尚节奏发生了变化，那可能会是个问题”，1966年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说道，“一条裙子的长度通常情况下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会达到最短，之后便会开始流行长裙，如此往复循环……如果将这一现象的研究与当今人类文明历史相结合，将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时尚风格总是如此快速的消逝又回归，以至于最终结果只是一种静止的幻觉，是一种被压缩的永恒。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尚似乎是由不同时代的多种时尚同时构成，从而整个近代史都在快速转动。有人想知道2018年的时尚在未来回归时将会是什么样的，如果它回来了，抑或是没有，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向前走，是否我们还没有到达某种顶点。不管是在某一个猜想的瞬间，还是尼采的中午时刻，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陷入的困境可能要比在这样一个闪闪发光的循环圈中的担忧要少。这也不太可能是弗莱格尔认为的服装的终结，虽然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除非直到有全新的东西出现并取而代之，否则我们不会接近时尚的尽头。